



山呼海啸

曲 波

山呼海啸

〔上册〕

曲 波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山呼海啸

〔下 册〕

曲 波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梅边石 曲磊磊

山 呼 海 嘯

〔上、下 册〕

曲 波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2印张 850千字

1977年7月北京第1版 197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09·606 定价 2.40元

以最深的敬意

敬献给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先烈

敬献给所有参加抗日战争的兵民同志们

引 歌

敌不灭，
怒不消；
身可碎，
志不挠；
渤海不枯，
泰山不倒；
繁星不熄，
穹苍不老；
万众挥动斩寇刀，
杀得山呼海啸！

目 次

一	开门棒·····	(1)
二	强敌前·····	(13)
三	陷阵捕俘·····	(50)
四	杀开血路·····	(75)
五	春华儿女·····	(100)
六	犬养武政郎·····	(139)
七	登艾三炳·····	(151)
八	袖内胸中·····	(174)
九	风乍起·····	(205)
十	莱夷山·····	(235)
十一	出使·····	(270)
十二	探·····	(302)
十三	鏖战罗汉山·····	(334)
十四	大旋风·····	(382)
十五	石原拓智·····	(432)
十六	出访·····	(462)
十七	总力战·····	(501)

十 八	老政委·····	(524)
十 九	战士们·····	(549)
二十	首战北海·····	(580)
二十一	一日四捷·····	(614)
二十二	八方进军·····	(655)
二十三	老严忠·····	(681)
二十四	鞠纯青·····	(719)
二十五	明争暗斗·····	(744)
二十六	闪击烽台·····	(780)
二十七	威返·····	(808)
二十八	哭赵松·····	(821)
二十九	铁筒抽签·····	(842)
三 十	武装请客·····	(867)
三十一	挤、压、展·····	(897)
三十二	困、封、挖·····	(942)
三十三	女兵·····	(971)
三十四	夕谋·····	(988)
三十五	晨钟·····	(1004)
三十六	急救·····	(1039)
三十七	破晓·····	(1077)
三十八	战车骏马·····	(1098)
三十九	集贤村·····	(1128)
四 十	主力挥戈·····	(1155)
四十一	拔城·····	(1188)

四十二	攻心·····	(1211)
四十三	严任·····	(1251)
四十四	蹶起·····	(1283)
四十五	大会战·····	(1289)
四十六	山呼海啸·····	(1326)

一 开 门 棒

一九四二年隆冬。

一场空前的恶战，降临到陆峰州。日寇驱动重兵，向我东州曦黛山、西州墨寒山、南州皓艳山、中州栖霞山和北州春华山根据地，展开凶恶的拉网“扫荡”。

秀丽的陆峰州，妖风鼓天，万物蒙灾。我根据地军民，展开了反“扫荡”的鏖战。

在北海之滨，春华山区，敌人沿着烽桥路、烽蓝路和蓝金路，撒开合围大网，从四面八方，向春华山覆压过来，对每条山岗，每座村落，每片平川，每道沟谷，横扫竖荡，反复搜剿，象梳头一样梳过来，象耙地一样耙过去。整个天空大地，乌云乱翻，浓烟弥漫，恶风呼啸，沙石横飞，浓烟舔着凶险的乌云，恶风挟着敌兵的叫嚣。

久经战火锻炼的春华山区老根据地群众，扶着老人，背着孩子，牵着骡驴，赶着牛羊，翻山越谷，绕岭穿林，迅速敏捷地投入庞大的春华山怀抱。

八路军陆峰州昆仑部队的一个主力连，率领民兵，顽强狙击，断后掩护。司务长率领炊事班，奉命到双崮峰下的双

崗庄，提早为连队备饭。他们行进在反扫荡的人群中，自觉地安慰着、鼓动着群众，指挥群众行动。有的战士帮助搀扶老人，有的战士帮助归拢牛羊。

这个连队掩护群众，进入了春华山北侧南崗、北崗兄弟峰之间的深山巨谷。完成狙击断后任务之后，便集结在谷外隘口的鸳鸯坡上，扼住了险峻的崖谷。

南崗北崗，
上天一步，
推开天门，
拿老君的炼丹葫芦。

——春华山人，这样形容着双崗之高。

十八岁的连长凌少辉，二十三岁的指导员苏志毅，登上北崗顶峰，从望远镜里扫视着这迅雷疾下、暴雨狂倾般的恶化情况。

“三班……三班……”凌少辉十分急躁，用望远镜观察着每一个山脊、山谷，查找三班。多时寻觅，三班依然杳无踪影。“三班！三班！怎么还不回来？”他急得浑身焦热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山头，三把两把抓过来，收回第三班。

指导员苏志毅，在冷静地观察，细心地思索。他时而转过身去，关怀着已进入安全地带的上万群众，时而又转回来，观察着日寇的重兵恶阵。他原是一名营教导员，“精兵简政”后，为了加强这个被军区誉称为“常胜连”的连队，去年冬，被派来任指导员。此时，他比连长凌少辉镇静，他说：

“少辉，不要过于担心，三班独立作战的能力很强。”

这时，春华山西，蓝金路旁的靴子岗上，鬼子兵一个中队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正穷追着一个八路军战士。子弹倾洒在他的周围，啸叫在他的耳边，鬼子们哇啦哇啦追杀的喊声，在他身后狂吼恶嚎。

这个单身独枪的战士，紧握大枪，军帽掀在脑后，神情不恐，脚步不乱，借助着每一个土丘、沟坎，躲避着敌人的子弹，对付着敌人的追捕。他又不时向着矮林地带扬手呼喊：“撤退——向正北撤退——！”犹如指挥着许多人马撤退一样。当鬼子的追击稍有迟疑时，他便点燃起一个日式烟幕弹，喷放的浓烟，驾着大风，象压山的乌云，散满了整个靴子岗。这时，他指挥撤退的喊声更高、更宏亮。从音调上完全可以听出：他急欲在烟幕掩护下，撤退着大量人马。随着他这些行动，一中队鬼子兵便又朝着浓烟，狂射穷追。

凶恶的鬼子兵，不容他有分秒喘息，穷追不放，越追越紧，越赶越狂。

也许他年纪太大，力气不足，也许他久战过劳，气力将尽，他奔下漫长的靴子岗，又翻过十几个丘陵，始终没摆脱掉敌人的追击。看起来他的皱纹显得更深，已经凹下去的两腮，显得更凹。不！只有千层硝烟，才能装饰出无畏无恐的战士这最美的形象；汗水冲着他脸上的尘灰，流到下颚，在胡茬上冻结成灰色的冰碴。乌眉结霜，两眼喷火，手端刺刀，泰然自若。这位久经拚杀老战士的特有仪容，更显得威

风凛凛，刚劲威武。

在一座山丘旁的坟地里，他利用坟头，隐蔽住身体，注视着鬼子兵，嘴角抽动了两下。敌人已经迫近了，每一秒钟的迟缓，都会缩短这宝贵的距离。这个老战士还是从容不迫，拿出他最后的一排子弹，在胸前擦了擦尘土，压进弹仓。他倚着坟头，用手搓了把结在睫毛上的霜碴，嘴里咕噜一句：“只要有口气，就多赚他俩。兔崽子，来吧！”

他微动着枪口，瞄准目标，一连两响。狂追在最前面的两个鬼子兵，应声栽倒，亮光光的钢盔，碰在枪上，当唧唧乱响。他再推弹上膛，满意地一笑：“狗杂种，今天是第十个啦！”他提枪回身，要转移一下阵地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叭！一颗子弹飞来，顺着他的脑门擦皮而过，他顿时觉得轰的一下，象是挨了一闷棍，鲜血灌满了他脸上的皱纹，往下直淌。

鬼子兵狂射乱喊，一拥而上。在这最后拚杀的一刻，他精神一振，搓了把血脸，忍着伤口的疼痛，射出了最后三颗子弹，迅速的立起身来，勇猛的拧动刺刀，准备拚杀。不料，由于他准确的射击，压下了鬼子们冲扑的凶焰，一部分敌人卧倒在他的前方，向他射击；另一部分，从两侧向他包围。就在这数以秒计的时间里，他眉头一展：“多活一分钟，对革命就多一分力量，对敌人就多一分威胁。我的力气还没完，命还不能就给他。”想着，他又点燃起第二盒烟幕弹。在浓烟中，他一咬牙，提枪神速地翻上小丘，回头向敌人戏弄地喊道：“一人护全连，一命换十命，来吧，我赢啦！”

鬼子兵中队蜂拥扑来，毫不放松，继续穷追。

此人，是八路军陆峰州主力昆仑部队中被誉称为“常胜连”的三班长，名叫赵松。他是全连年纪最大的人，今年四十一岁，人们都叫他老赵松。他向来不言不语，很少吭声，战士们又叫他“老不吭”。战斗中他对付敌人，特别凶，人们又叫他“老赵凶”。多么艰巨的任务分配给他，从他口里只能听到：“中！”“中！中！”战士们又叫他“老赵中”。

“一人护全连，一命换十命，我赢啦！”看来他倒被迫得十分称心如意，在这场生死决斗中，一点不象败阵者，倒象一个胜利者。

原来，这个昆仑主力的“常胜连”，是奉命执行反“扫荡”战役的箝制任务，开到春华山来的。

此次，日寇驻蓝沧市的坂垣旅团，集中了大量的日寇、皇协军、汉奸武装，对我陆峰州，实行全面“扫荡”，企图挤我主力于中州地区，实行决战。由烽台市出动的犬养联队，是日寇这次“扫荡”部队的两大主力之一，企图荡过我北州春华山，驱我主力至中州地区，完成他所谓“拉网扫荡加铁壁合围双管齐下”的恶毒阴谋。

我军区首长，为粉碎敌人恶毒的计划，取得反“扫荡”的胜利，确定：主力部队避敌精锐，选敌薄弱的一路，实行歼灭性打击。为此，特派出坚强有力的“常胜连”，独据春华山，在地方党委领导下，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，对敌精锐的犬养联队实行死拖硬缠，顽强箝制，把犬养联队拴在春华山，使其无法向中州地区推进。这样就撕乱了敌人的大网，砸垮了敌人的铁壁，粉碎敌人的部署，为我军主力创造战机。

这个机动灵活、勇猛顽强的“常胜连”，肩负这项任务，在主力部队转移后，便开来春华山。他们一离开主力，就展开了迷惑敌人的行动，已经三天三夜了。昨夜，宿营在春华山西，蓝金路侧，靴子岗下的靴履庄。拂晓，长途行军后的战士们正在酣睡，突然遭到敌人前哨部队的袭击。

“老赵松，我们的任务是拴犬养联队，不能和局部的敌人恋战，那样倒会被敌人把我们拴住。现在和敌人的前哨部队只在战术上冲杀，对整个的战役任务不利。你班掩护全连，向南固、北固撤退！集合点：鸳鸯坡。”这是年轻的连长凌少辉的命令。

“中！”老赵松立即率领三班，冒着敌人的枪弹，打上靴子岗，控制了这座视界宽广、射界开阔的制高点。

鬼子兵的一个前哨中队，约有一百三十人，头戴钢盔，手端长枪，黄麻麻一大片，向老赵松的阵地展开了疯狂的攻击。当他们第一次冲来，老赵松率领全班，在靴子岗的最高峰，用猛烈的火力，给敌人以杀伤后，一个反冲锋，将敌人打了下去。老赵松立即带着全班，放弃了高峰阵地，隐蔽转移到左侧马尾松林里。敌人第二次向高峰阵地冲来，他们跳出马尾松林，一阵急袭，打向敌人的右侧，把敌人第二次进攻打垮。老赵松又迅速带领全班，转移到高峰阵地和马尾松林之间的一个大石坑里。当敌人第三次冲锋，刚扑到马尾松林边沿时，他们又飞出石坑，一阵手榴弹，打烂了敌人的左翼。

老赵松率领三班，就这样跳来跳去，机动狙击，打垮了

敌人七次冲锋，掩护连队翻过正东的靴泥冢，进入春华山麓的丘陵地带。

当敌人要发起第八次攻击时，老赵松卧在原地，眯缝着两眼，紧闭双唇，慢慢转动着他那被硝烟熏黑的脸，环视阵地，查看全班的战斗力量：有三个战士负伤，战士们身上的子弹袋和轻机枪的弹箱已经空了，全班仅剩下十五个手榴弹，和两筒从前缴获敌人的大“罐头盒”式烟幕弹。最后，他的目光落到战士们脸上，只见战士们目盯前方，手端刺刀，准备最后一拚，不时用眼角瞟着老赵松，好随时看准老班长的指挥动作。老赵松正看着，突然，一个战士低喊一声：“班长，敌人又上来了！”

“不怕！”这是副班长的鼓动声，“来了就和他拚手榴弹、刺刀、枪托子！”

老赵松没作声。他不紧不慢，把眼转向敌方，只见两路敌人，象一把大钳，向阵地钳击而来。“这是第八次！”他嘟噜了一句。回头向巍峨的春华山望去，见连队已无影无踪，便如释重负，把头稳稳点了两下，接着他摸了摸自己的四颗手榴弹，又细心看了看缴获敌人的两个烟幕弹，便转过脸来，叫声：“副班长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你带领全班撤退。集合点：鸳鸯坡。”

副班长领命，一挥手，带领全班战士，架着伤员，撤下靴子岗。撤到岗腰，回头一看，见老赵松依然卧在原地未动，便飞快地跑回岗顶，催促老赵松：“班长，快走！”

“不中！”老赵松操着标准的河南口音。“敌人近了，全班需要掩护，你们快翻过靴泥冢。”

“你一个人怎么行！”

“中！”这“中”字说得象几吨重的大汽锤砸下一样着实。

“那就让我在这里！”

“不中！”老赵松满目深情，看了一下年轻的副班长，“你，你比我年轻！听话，快走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不中！”老赵松的语气非常严厉。“听话，你还年轻！”

敌人发出冲锋的狂叫，离岗顶只有三百米了。老赵松把副班长一推，“快走！全班人交给你。”

副班长瞅了一眼敬爱的老班长，一咬牙，飞奔下岗。

岗顶只剩下老赵松一个人。他瞅瞅气势汹汹、越来越近的鬼子兵，再回头看看他的班，见战士们吃力地架着伤员，刚撤到靴泥冢的半坡腰。

“不中！”老赵松把腰一弓，“不能叫敌人冲上岗顶，那样，敌人光用火力，就会把全班杀净。”他抓起四颗手榴弹，挺胸直立，高喊几声：“冲锋——！冲锋——！”全身一纵，跳出掩体，向敌阵当腰，迎头冲去，一连抛出四颗手榴弹，炸向敌群。他趁着浓烟，又跑回岗顶。再看看他的班，还没撤到安全地带。他一急之下，伸手再掏手榴弹，心里突然一冷：弹袋已经空了！他拧眉略一凝思，“连队和我们班，都向正东鸳鸯坡撤退，要避免敌人尾追，定要把鬼子引向正北，骗住敌人，掩护连队。”想罢，他便操枪挺立岗顶，高喊起来：